

# 王阳明 一切心法

剥除一切外衣，  
人世间所有的战斗都是心战。

熊逸◎著

全面丰富的阳明传记  
权威严谨的心学读本

中国当代著名思想隐士熊逸  
沉浸十五年力作

畅销五年，30万册  
新版全面修订上市

著名学者 万维钢  
“得到”APP创始人 罗振宇  
推荐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 序章

# 如果你是叶公好龙式的读者

---

### 一、为什么读王阳明

我一直以为，今人对王阳明的热衷颇有几分荒诞，倘若他们当真了解王阳明的一生成败以及阳明心学的真实含义，当初的热情会不会在转眼之间烟消云散呢？

王阳明似乎是被当作今天意义上的“成功人士”崇拜的。人们叹服他的烜赫事功，至于他的学说与品德，看上去只是辅助他成就事功的工具。太多人之所以在这个充满诱惑与竞争的时代甘心拿出一部分本可以用来获利或休闲的时间沉潜于故纸堆里，涉猎一点阳明心学，只是因为幻想着可以由此获得王阳明借以成功的思想利器，使自己变身为成功人士罢了，至少也要比当下更成功一点。

这样的想法究竟有几分可靠呢？我很想率先交代一个发生在金融行业里的真实故事：在我所生活的城市，据2014年官方统计的收入排名，金融行业稳居榜首。高收益自然伴随着高风险，某位金融精英用以应对风险、缓解心理压力的措施是颇有几分代表性的：拜一位“大师”为师，每有斩获，便不吝名车、豪宅向“大师”进贡。事情的第一个蹊跷之处在于，所谓“大师”，自当是修为高深、云淡风轻、视金钱如粪土的人，怎么可能像凡夫俗子一般贪恋物质呢？而且，如果他真的有能力指点学生发财，这样的指点岂不是使学生在物欲的泥潭中越陷越深，与超凡脱俗的高人境界南辕北辙吗？

我有幸聆听过这位“大师”的解释：“你们修为太浅，很容易被钱财腐蚀心灵，所以多余的钱财自然应该奉献给我。我已经有了足够的修为，钱财无论多寡，都不会对我的心灵造成任何损害。”

好的，在我们失声发笑之后，不得不承认在这短短的一番说辞里竟然隐藏着高深的理论素养和无懈可击的逻辑，俨然有古之儒者的风范。儒家经典《礼记》有这样一段话：

儒有委之以货财，淹之以乐好，见利不亏其义；劫之以众，沮之以兵，见死不更其守；鸷虫攫搏，不程勇者；引重鼎，不程其力；往者不悔，来者不豫；过言不再，流言不极，不断其威，不习其谋。其特立有如此者。（《礼记·儒行》）

这段话描绘出儒者的经典形象：他是自信满满的原则主义者，只依据内心原则做事而不计成败。任你用金钱和声色犬马来包围他，他也不会做出有亏于道义的事情；任你凭借人多势众来胁迫他，甚至以死亡来恐吓他，他也不会有半点动摇；如果遇到猛兽，他会以全部勇气出手相搏，全不在乎力量的悬殊；如果需要拔山举鼎，他也会当仁不让，全不管自己到底有多少气力；他既不会对过去的事情后悔，也不会预估将来的风险，始终保持威严的容止，遇事不会改变既定的谋划……儒者的独特之处正是在这些地方啊。

不难想见的是，如果我们把《礼记》的这篇文章当成一段心理侧写的话，我们会相信这是虔诚的宗教人士才有的样子。在任何云谲波诡的环境里，无论是古代的宫廷斗争还是现代的金融赌博，这样的心理素质无疑是一个极其难得的成功要素。而假若它是可以被购买的，我相信愿意一掷千金的人绝对不在少数。那位金融精英从“大师”身上以名车、豪宅所换取的，归根结底其实就是这样一种东西。换言之，“大师”的存在无论是否真的具有逢凶化吉、指引金光大道意义，至少使人相信了这些意义的存在，从而摆脱了各种患得患失的纠结和焦虑。

你对一位“大师”的信心越足，你的心灵安定感就越强，应对不确定事件时的心理素质也就越好，这就是“心诚则灵”的道理。虽然从客观角度上看，“精诚所至”的付出未必就会导致“金石为开”的结果，但只要你真的“精诚所至”，至少你会相信“金石为开”的结果已经出现或者终将出现，即便你一败涂地，也比旁人更容易找到宽慰自己的理由。

正如理性是人类不可或缺的生存优势，非理性也有同样的甚至更为重要的意义。当我们以十足的理性态度对各种“大师”之流满怀讥讽的时候，不要忘记人类倘若没有这些愚蠢之流，人类的心理

机制倘若缺乏这种欺骗与自我欺骗的能力，那么心理崩溃将会成为最致命也最普遍的痼疾。

幸或不幸的是，对于太多人而言，王阳明正是这样的一位“大师”，何况他的成功经历早已为他的学说做出了可信度十足的背书。人们总是以成败论英雄的，所以无论是同在大儒级别的朱熹也好，为王阳明开学术先河的陆九渊也好，他们的生平与学说在今天的大众市场上已经很少有人关注了。原因就是那么简单：他们都不是“成功人士”，所以他们的学说不值得认真对待。

是的，我们总会自觉不自觉地忽略这样一个事实：一个人的“成功”和他的“成功经验”之间的联系远不似我们通常想象的那样紧密。

## 二、惊人的预言与预言家的“成功经验”

《左传》，为王阳明所熟读的儒家经典，记有这样一段史事：卖主求荣的子伯季子与旧主的家臣许公为狭路相逢，就在这个你死我活的紧张时刻，许公为气定神闲，请对方先向自己射箭。这里需要交代的背景是，春秋时代是标准意义上的贵族时代，虽然沦落到礼崩乐坏的边缘，但骑士精神仍然是社会的主旋律。当武士交战，须以箭术决胜负的时候，默认的规则是一人一箭交替射击，直到有一方被射中为止。所以先射的人总是占便宜的。许公为之所以主动请对方先射，甚至请对方连射自己三箭，理由非常掷地有声：“与不仁人争明，无不胜。”他坚信世界上存在着正义必胜的法则，那么，子伯季子既然站在正义的对立面，就算让他先射三箭，他又怎么可能射中自己呢？

我们不得不佩服许公为对正义天理的绝对信心，而事情的结果也完美地证明了他的正确：子伯季子连射三箭，连许公为的衣角都没有擦到，轮到许公为发箭的时候，只一箭便结果了子伯季子的性命。（《左传·哀公十六年》）

当然不乏从中读出信心和正义的力量的人，即便是头脑最简单的读者，恐怕也不敢断言许公为对正义的这份信心会保证他在将来的战斗中还能够继续克敌制胜。那么，我们不妨大胆地设想一下：假如真的发生了连战连捷、百战百胜的情况，会不会动摇我们的想法呢？

事实上，这样的事情在我们的时代并不罕见。

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受到过电话营销的骚扰，有一类营销手法是这样的：不断向你预测股市涨跌，在赢得你的信任之后，再向你推销某种理财计划。如果电话另一端的这位营销者每次都能够在准确预言股市的涨跌，譬如一连十次，那么定力再好的人也难免为之心动。合理的推测是，这家营销公司要么掌握着绝对高级的股市分析技术，要么在多家上市公司里都有绝对可靠的内线，总不可能只凭运气做出百发百中的预测吧？

然而事实上，这真的只是运气，或者说是一种并不复杂的概率游戏。

这样的操作手法被称为“倒金字塔骗局”：骗子组建起一个电话交易公司，给每一个“顾客”打电话，为他们预测股市走向。譬如骗子会从电话簿上随机选取一千个营销对象，向其中五百人预测股市会涨，向另外五百人预测股市会跌，那么无论如何他们都会说对一半。接下来他们再打电话给接到正确预测的那五百人，故技重施。在这样的周而复始之中，随着目标人数每一次减半，剩下的那些“幸运儿”自然会对骗子的预测能力笃信不疑了。

德国作家罗尔夫·多贝里设计过一个与上述骗局相当类似的思维实验：“我们假设有一百万只猴子在股市上投机，它们疯狂地、自然也是纯随机地买卖股票，会发生什么事？一年后，约一半猴子的投资都赚钱了，另一半亏钱了。第二年，这帮猴子又是一半赚钱，另一半亏钱。长此以往，十年后大约只剩下一千只猴子，它们的每次投资都是正确的。二十年后就只剩下一只猴子每次投资总是正确的——它成了亿万富翁。我们就叫它‘成功猴’吧。媒体会怎么反应呢？他们会冲向这只动物，去阐述它的‘成功原理’。他们会找到某种原理：也许这只‘成功猴’吃的香蕉比其他猴子多，也许它坐在笼子的另一个角落里，也许它是头朝下吊挂在树枝上的，或者也许它捉虱子时思考的时间很长。它一定拥有某种成功秘诀，不是吗？否则它怎么会有这么出色的表现呢？一只二十年来总是做出正确投资决定的猴子，怎么可能只是一只无知的猴子呢？不可能！”

这个思维实验其实还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事实上，倘若猴子操作的是香蕉市场的股票，换言之，倘若它们能够从股市的盈利中获得相应数量的香蕉，那么，哪怕它们只是猴子，也不可能做到纯

粹随机地买卖股票。恰恰相反，它们真的会探索出某些“成功模式”，并且一以贯之地执行下去，尽管身在幕后的我们清楚地知道这些所谓的“成功模式”与香蕉市场的盈亏其实没有半点关系。

这个貌似荒唐的事实是前辈心理学家斯金纳在他的名篇《鸽子的迷信行为》里揭示的。斯金纳设计了一项与猴子炒股极其近似的实验（真正意义上的实验），被试对象是八只处于饥饿状态、被安置在一只特制箱子里的鸽子。箱子里的食物分发器每隔十五秒钟自动落下一份食丸，有趣的事情就这样发生了。斯金纳的实验报告如此记录道：“其中有一只鸽子形成了逆时针转圈的条件反射，另一只反复将头撞向箱子上方的一个角落，第三只鸽子不断重复着抬头和低头的动作，还有两只鸽子呈现出钟摆似的动作：它们头部前伸，从右向左做出大幅度的摇摆，接着再慢慢地转回来，身子也在顺势移动……”这些此前全然未曾出现的古怪行为当然与获得食物毫无关系，却表现得仿佛是行为导致了食物出现。鸽子也会像人类一样依据时间次序搭建因果关系，它们相信自己在食丸落下之前的某个举动是导致食丸落下的直接原因，于是为了获得更多的食物，它们会不断重复那些动作。换言之，鸽子变得“迷信”了。

至少在这一点上，我们对世界的认知方式并不比鸽子高明很多，而我们所追求的事物显然又要比鸽子的食丸丰富得多。譬如所谓的成功，其实是由极少数我们所能认知的因素以及无数远远超出我们认知能力的因素合力完成的，仅仅是因为人心向简以及过度的自信，才会使我们每每怀着笃定的心，为个人成就梳理出某些一目了然的因果关系。即便金子总会发光，我们的肉体凡胎也不可能真的像金子那样挨过被发掘与被锤炼之前的那亿万年的暗淡岁月。而历史，无论史官还是当事人的记载，都是由记录人的主观认识框架，即自觉或不自觉的因果视角、完形视角、取舍偏好、价值偏好等等一一过滤后传播给我们的。

这样的看法难免会有一点虚无主义的嫌疑，但我还是愿意援引我在《隐公元年》里表达过的一番态度：“我更倾向于认为历史是作为一个个独立的片段模糊地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任何有意无意地在不同事件之间搭建因果关系的努力都必须审慎地把所有的可能性考虑在内，而后者在史学的范畴内往往只是不可能的任务，遑论那些对历史人物求之唯恐不深的心理分析。这些努力虽然会为人们提供很多所谓人生感悟与历史借鉴，却常在获得文学色彩和实践价值的同时丢失了历史作为一门‘学科’的严肃意义。换句话说，这些因果关系与感悟、借鉴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基于叙述者及阅读者本人

的思维模式，最终成型为一座座风采各异的沙上之塔。而时间久了，历史便成了一座座观念的历史。”

### 三、子产的知识·经过实践检验的未必就是真理

容我再次引述《左传》的一段记载：郑国执政官子产到晋国聘问，适逢晋平公卧病。晋国执政官韩宣子接见宾客，私下里对子产说：“寡君卧病，已经三个月了，所有该祭祀的山川神祇都祭祀过了，病情却只有加重而不见减轻，现在寡君又梦见黄熊进入宫门，您知道这是哪种恶鬼在作祟吗？”

子产答道：“以贵国君王的贤明，又有您作为执政官治理国家，哪里会有恶鬼作祟呢？黄熊并非恶鬼。古时候，夏朝的始祖鲧被尧帝诛杀于羽山，魂魄变成黄熊进入羽渊，成为夏朝所祭祀的神祇，夏、商、周三代祭祀不辍。如今晋国作为诸侯盟主，怕是遗漏了对他的祭祀吧？”

韩宣子于是祭祀鲧神，晋平公果然痊愈，满怀感激地赐给子产两只珍贵的方鼎。（《左传·昭公七年》）

子产并非愚夫愚妇，恰恰相反，他非但是孔子的偶像，或许还要算是整个春秋时代最为博闻强识的君子。他掌握着非常丰富的关于鬼神的知识，是当时首屈一指的学者型官僚。我们以现代的知识水平，当然会说子产对黄熊的解读与晋平公的痊愈之间毫无因果关系可言，只是一种可喜的巧合罢了，至多是发挥了安慰剂效应，但是，类似的事例其实充斥于《左传》所呈现给我们的春秋世界。换言之，《左传》正是以这样一整套知识体系来解读全部二百四十四年春秋历史的，条理明晰，逻辑自洽，很难激发起缺乏现代知识体系的读者的半点怀疑。

通观子产的生平事迹，他利用自己所掌握的鬼神知识一次次破除过群氓的“迷信”，又一次次成功解决过类似黄熊事件的棘手问题。他是一个极度自信的人，当然，他似乎也有十足的资格拥有这份自信。即便是依据“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条在今天依然生效的至理名言，我们也必须承认子产所阐述的“真理”确实已经无数次成功地经受过实践检验了。

其实在某种程度上，王阳明和子产属于同一类人，他们都自我培养出了一整套特立独行的知识体系，并且应用这一套知识体系在

政治的鳄鱼潭里过关斩将、披荆斩棘。接二连三的成功不但使他们更加自信，还为他们赢得了越来越多的追随者。然而事实上，在成功的主观层面上，起到作用的与其说是那套知识体系的内容本身，不如说是当事人的极度自信。

#### 四、信心是重要的，信什么反而无关紧要

自信，从来都是积极人生以及通往成功之路最重要的一块基石，而无论你自信的内容究竟是什么。虔诚的宗教信徒之所以总是比普通人更容易挨过各种生活难关，在大样本统计数据上的自杀率也明显比普通人低，归根结底就是这个道理。至于他们所信仰的神祇究竟是《旧约》中的上帝、《新约》中的耶稣、印度的佛陀、藏传佛教中的大日如来还是民间传说里的八仙，反而——至少在上述意义上讲——并不那么要紧。

有一则心灵鸡汤性质的故事道出了问题的真谛：一位喇嘛途经一座偏僻的山村，远远地看到一间破败的茅屋，四周大放光明。喇嘛心中惊异，知道这里一定住着得道高人，于是改变了原有的行程，特地到茅屋拜访。茅屋的主人是一位独居的老婆婆，年轻时学诵六字大明咒，天天虔诚念诵，至今已有三十多年。

喇嘛了解到，这位老婆婆的全部修行只是持之以恒地念诵这一句六字大明咒，此外无他，只可惜她的文化程度不高，竟然将“唵嘛呢叭咪吽”的最后一个字认成了“牛”。喇嘛好心地纠正了老婆婆的发音，然后才放心地告辞了。

数月之后，喇嘛故地重游，再看那茅屋的方向，先前的赫赫光明竟然消失不见了。喇嘛大惊失色，恍悟是自己的一句话使老婆婆三十余年的笃信生出了裂痕，当下急中生智，找到老婆婆，说：“我之前只是试探你的诚心，其实你原先的读音半点不差。”于是，当喇嘛再次告辞上路，回望那座茅屋的时候，先前的光明果然重现。

这真是一个意味深长的故事，倘若在宗教体系之外加以解读，将茅屋的光明理解为人生的幸福感，那么我们会发现，幸福感与信心和确定性的程度是高度相关的，与信心和确定性的内容却关联不大。

如果说有谁会对这样的结论大发雷霆，那么玄奘大师显然会是我们想到的第一个人物。经院哲学家不能容忍细小的翻译错误，于是不惜历尽千难万险去佛教发源地求取真经。玄奘和那个老婆婆究竟孰是孰非，这竟然也可以是一件见仁见智的事情。“呜呼，自王播、元载之祸，书画与胡椒无异；长舆、元凯之病，钱癖与传癖何殊？名虽不同，其惑一也”，李清照在《金石录后序》里所发出的这番貌似有点愤世嫉俗的感慨，在今天看来竟然完全是对心理事实的客观而准确的陈述。

## 五、从人生福祉的意义上讲，的确可以说“心即一切，一切即心”

“一个又漂亮又靠不住的男人，多么容易占据女人家柔弱的心！唉！这都是我们生性脆弱的缘故，不是我们自身的错处；因为上天造下我们是哪样的人，我们就是哪样的人。”这是莎剧《第十二夜》女主角薇奥拉的经典台词，以朴素的语言道出了人性的真谛。

每个人都会自觉不自觉地追求幸福感，这就是我们被上天所造就的样子，或者说是人类的天性，甚或是每一种生物的天性。天性相通，故而“如美食大官，高贵华屋，皆众人所必争，而造物者之所甚靳”（元好问《送秦中诸人引》）。对这些稀缺资源竞争不利的落败者们自然就会另辟蹊径，最简单直接的办法莫过于对客观事实换一种解读方式。这类办法，等而上之者我们称为哲学，等而下之者我们称为阿Q精神。

而这类办法之所以成立，基于一个很简单的事实，即幸福是一个纯粹主观意义上的东西，一个在外人看来受苦受累、做牛做马的奴隶在他自己的内心世界里也可以是幸福的。譬如他怀有对天国的虔诚信念，坚信自己今生的苦难只是通往永恒天堂的短短几级必经的台阶而已，而那些高高在上、作威作福的人，他们这几十年白驹过隙的享乐生涯将要换来永恒的地狱烈火的煎熬，而他们竟然对这样的结局全然不知，世界上难道还有比这更加可悲可笑的事情吗？于是当这名奴隶面对现实世界里的侮辱与损害时，其自我感觉恰似一位微服私访的帝王在偏街僻巷里面对酒肆老板娘的颐指气使。

早在两千多年前，有识之士便已经凭借朴素的智慧洞悉了“凡有血气，皆有争心”（《左传·昭公十年》记晏子语）的真理，而这种“负能量”其实是我们在亿万年进化过程中所保留下来的一种

生存优势，是它保障了我们有更加强烈的冲动参与竞争，即便所争的尽是一些很无谓的事情。

就那名奴隶而言，对天堂的笃信越强烈，内心的幸福感也就越强。就那位老婆婆而言，对六字大明咒的笃信越强烈，内心的幸福感也就越强。至于天堂是否虚幻不实、六字大明咒是否真的被念错了发音，通通是无关紧要的事情。幸福的人生需要坚定不移的笃信，很多阳明心学的信奉者所寻求的也正是这样的心理感受。

从这层意义上说，阳明心学与其说是学术，不如说是宗教，它所施加给信徒们的，与其说是学术的力量，不如说是宗教的力量。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阳明心学会特别吸引那些较为感性的人，却很难攻克理性主义者的凉薄之心。我们看到王阳明一些知名的徒子徒孙的生活与治学的做派，或多或少都会联想到今天的行为艺术家们。可想而知的是，倘若玄奘大师弃佛从儒，并且生活在王阳明的时代，断然会成为阳明心学在学术上最强劲的对手。人们对于某种学术、某种宗教或某种价值观的选择，往往都是由他的个人气质所决定的。

至于我自己，熟悉我以前作品的读者都会知道，大约可以挂上理性主义者或逻辑控这样的标签，只怀有单纯的、侦探一般的求真趣味。所以，由我这样一个人来讲述王阳明的生平与学说，一定会令一些感性气质较强的人大感不悦，幸而这世界上总还有少许更加偏于理性趣味的读者。

## 六、为了摆脱焦虑，我们总会赋予世界秩序和意义

从老婆婆和喇嘛的故事里，我们可以分析出宗教生活的两大基本特质：意义化和秩序化。

可以换取一张进入天国的门票，这是诵读六字大明咒的意义所在；以仪式的态度，以持之以恒的方式，如同机械一般在数十年中不断重复着诵读的过程，这是一种极其稳定的秩序化的行为。所有的宗教生活都不会缺失这两项特质，但是，与其说它们是宗教的属性，不如说是人的天性。甚或我们可以说，宗教性就是人的一种天性。

人，天生就有着极其强烈的对意义和秩序的追求。换言之，倘若一件事是没有意义的，或者是缺乏秩序的，我们那脆弱的心灵便

欢迎访问：电子书学习和下载网站 (<https://www.shgis.com>)

文档名称：《王阳明：一切心法》熊逸 著.pdf

请登录 <https://shgis.com/post/2276.html> 下载完整文档。

手机端请扫码查看：

